

懋

書

卷

十一

十二



慈書目錄

卷十一

甲申正月

恭擬正月中辛折穀遙祭文

奉 面諭與戶部堂司磨算兵餉回奏揭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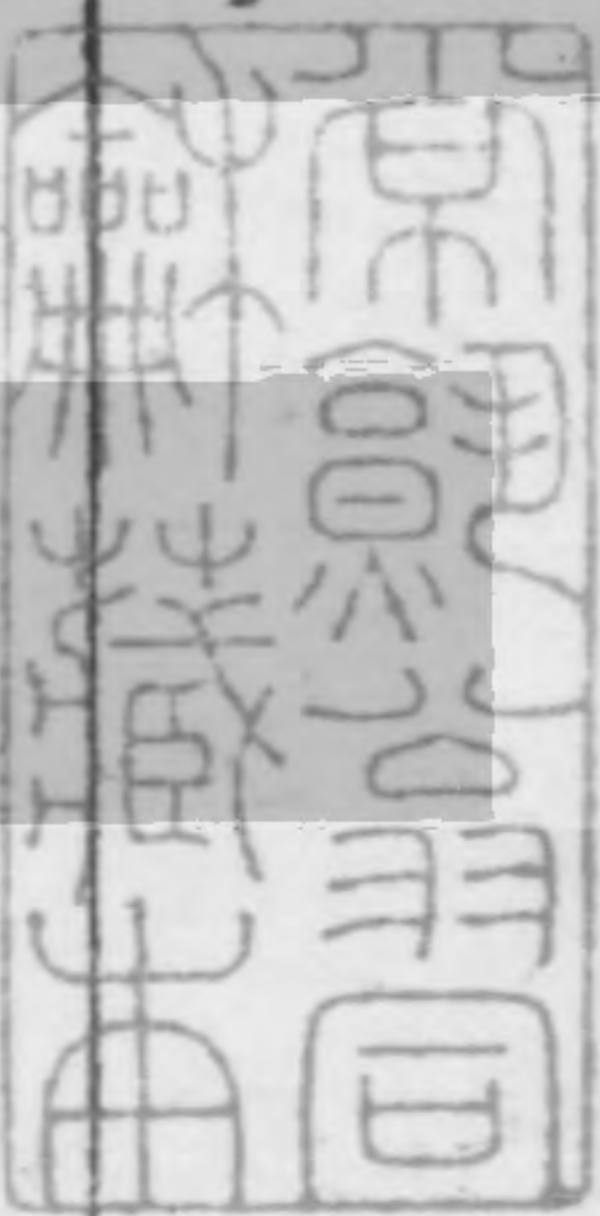
回奏趙鉞清察錢糧揭帖

回奏高傑兵餉揭帖

回奏 賜示藥方及請留中積疏揭帖

擬兵部諭

回奏晉省倡逃官紳揭帖



督師告廟祭文

擬諭督師輔臣勅

回奏寧遠用間揭帖

擬淮揚督鎮諭

回奏議調寧兵及汴城撈銀揭帖

回奏用土用夷揭帖

回奏議撤寧遠揭帖

正陽門樓宴餞督輔小記

回奏各王府借貸不宜行揭帖

回奏密傳寧遠撫鎮揭帖

恭紀 欽賜督輔手勅

恭擬正月中辛祈穀遙祭文

上傳內閣祈穀禮維以遣官恭代朕於在內 大光明殿  
仍行遙祭應用祝文卿等撰擬來者

維崇禎十七年歲次甲申正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 嗣  
天子臣御名祇奏于 皇天上帝曰時維春孟農時將興  
謹卜中辛遣官虔禱眇躬祇慎未敢寧居謹于大光明殿  
仍行遙祭禮伏冀 帝慈歆鑒錫福烝民百穀豐登萬邦  
康阜奉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  
俊德成功 高皇帝侑 神尚饗

奉面諭與戶部堂司磨筭兵餉回奏揭帖

題為昭平天下之大道惟用人理財兩端盡之方今軍需孔亟度支浩煩得大有心計如管仲劉晏其人不能勝任而愉快臣等一面催吏部精訪會推而精覈兵馬實數尤為吃緊蓋邊腹兵馬之實數不清則餉之出入終混前蒙面諭令臣等會同磨筭臣等切自揣迂劣百凡未諳然不敢不殫厥心力謹于今日傳戶部兵餉左右司官劉顯績陳宸誦到東閣隨携新舊冊籍與臣德璟所進御覽備邊簡明冊逐項磨對將各鎮報到官兵馬步實在數目并

歲支新舊練餉銀兩已有頭緒俟將屯鹽民運漕糧等項一併覈完另造清冊進覽其未報到者仍責該部移文察催勒限造報大約清出混糜一萬即卹除舊額一萬繇此而虛冒漸罄新練餉漸減庶幾民力亦可漸蠲然必各督撫餉司亦俱不避怨勞加意釐剔方不虛此一番整頓也謹題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上

德環纂九邊十六鎮原額兵馬錢糧名

御覽脩邊冊

另進簡明冊一本歲內蒙上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笑因與計臣倪元璐約令劉陳兩司官先齎新舊冊至

東閣細加磨對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之數報戶部甚多報兵部甚少中間虛冒強半戶部止據邊冊給發而已又各邊原自有屯田鹽引民運本折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支銷並不提起即歲中一奏報竟亦不經目也萬曆戊午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尚苦其多至今日加至二千三百萬尚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可為太息又天津從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泥沙矣予語司官當合津運部運及各邊原有民

運與屯鹽通融察筭則邊餉但苦太多而加派之新餉  
練餉皆可漸省也復條為十款以便部中登答俛公條  
奏亦自明悉惜各邊未通行耳

回奏趙鉞清察錢糧揭帖

題昨奉 面諭趙鉞疏中所言多切情弊可傳至閣詳加  
詢問今日即傳鉞至閣臣等將奏款逐一問明鉞自言向  
在關外舊撫方一藻處已復在宣大餉部白貽清處皆為  
書手故其疏言遠宣事頗詳如遠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  
解部充餉而未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詎  
匿可百萬金一也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  
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迨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  
侵漁每歲詎分可數十萬二也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虧甚

多必責按年徵解三也朋扣馬乾為各鎮道將侵冒烹分  
歲不下數十餘萬四也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  
被侵隱五也互召買之弊尤為可恨楊鶚曾浚言其可裁  
而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六  
也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七也  
諸皆鑿、可行其他如遠鎮各城潰沒之後各項餉乾昨  
已經臣等與司官清察據寧撫黎玉田裁出折色歲可四  
十萬本色米三十餘萬宣府餉司孫襄亦清出本折六十  
餘萬他鎮以漸行之而吉安南贛三府鹽課始舊行淮及

銷積引二款應行監臣察明臣等謹另擬一稟恭進伏候  
裁奪謹題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三日題

趙戴上虞人老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為奸蠹老矣因與  
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每歲京邊  
誑匿幾數百萬而當局不能察且亦多染指為中飽者  
徒苦窮民搜括無餘真可恨也其疏在去冬十月璟一  
見即與司農倪公元璐言之互連喚到部盡縛奸胥清  
查倪公謂此吾鄉人久為部胥盡得窟穴主名然須得  
旨行之璟召對時力言數次上面許即發而竟未



發也或謂諸胥所為因各輦金逃散至正月始發此疏  
晚矣

回奏高傑兵餉摺

題通申時蒙發下匣封內河南按臣蘇京一本言高傑事  
情昨臣等已經面奏大約其人自是將才可當一面聞其  
兵亦可用而餉則確當接濟前已撥給鄭同知四萬兩昨  
復撥發蕩寇銀二萬兩計余應桂至彼當日支應或不致  
他虞原疏似不須稟謹回封繳進另擬 諭稿一道具摺  
恭進伏候 聖裁謹題崇禎十七年正月初六日

高傑白廣恩昏秦人有勇悍名蕩與闖賊一夥因有隙  
不相下來降秦督洪承疇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

度為秦督勦關令二將為前鋒而二將又自不相下遂  
潰然尚退扼潼關旋亦不守皆歸于關亦疑之傑遂  
自延安渡河在山西河北一帶剽掠甚慘屢旨檄令  
隸秦督余應桂麾下不顧也秦小將王三錫密疏言傑  
肥叔為關親將曾與傑有密約直取淮揚報功許以封  
侯環在直房召問三錫知其詳因召對密議之上曰  
他與廣恩說到洪總督即泣下豈不知恩今且令督輔  
撫而用之再行接濟者尚可收拾乃傑已自河北入徐  
旋馳至揚州大肆剽掠殺揚人數萬邗水為赤城中撫  
道黃家瑞馬鳴籙募鄉兵固守而南都亦封為興平伯  
優待之然與揚人相持殺奪不休必欲入城而後已予  
過揚日與撫道城上密議傑亦遣將颺迎已過其軍傑  
素服角帶待罪尚行前鋒總兵禮送巡再拜予謝不敢  
當亦答拜因諭以大義而其中軍李保泰即督輔弟也  
予勗以君為晉中名族勿負家聲自此遂欽戒久之移  
鎮去

回奏

賜示藥方及請留中積疏揭帖

正月初八日

題適申時蒙發下匣封內一本乃內臣王良德等偕太醫院官恭請 聖脈及清肺滋陰良方臣等謹叩頭恭誦竊惟我 皇上元氣益粹神氣清明自是 天鍾全福比以

四方多虞萬幾叢積過煩宵旰偶有違和第在主靜澄心則自然勿藥有喜據原奏所云內節勞煩外避風冷滋水降火氣血自生誠得寶生之要所立方妥當可用惟犀角稍涼堪解心熱暫服之後須以溫餌更進斯為萬吉而臣等猶有懇者近日章疏冗瑣以臣等五人分閱擬稟殫心

眼之力尚多舛漏而 聖明一：躬親手披目覽每至夜  
分其間動火耗血恐有不自覺者臣等愚昧不能仰分猷  
念獨勞至尊揆之職要職詳之義實有所未惟倘蒙俯鑒  
朴忠將向前一切章疏按月發下令臣等即于內直房詳  
分緩急公同評定取自 聖裁隨裁隨發倘有一毫欺蔽  
天地神明式鑒臨之此後於擬票時遵酌前 諭擇其緊  
要者註應先發三字如此則簡發既捷批答漸省而於以  
養中和之脉理迺福履于升恒似亦調攝之一端也臣等  
願祝新禧僭有陳悃伏候鑒裁不勝瞻依翹禱之至謹題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八日奉

御批覽卿等奏愛君之誠

與佐政之誼深篤兼盡朕心喜悅知道了俱依所議行

上連日苦嗽一發輒數十聲面赤氣逆太醫諸方不効  
因召對議邊事璟言太醫院多不知醫用藥多太雜因  
請藥方一觀 上即簡發封下計用藥十八味中用白  
朮犀角璟言白朮長氣非嗽所宜 上曰渠用四君子  
欲補脾璟曰須嗽平方可補脾今未可也犀角又太涼  
上曰亦只用他一次璟曰似且勿藥只靜養為主勿藥  
有喜 上頷之

擬兵部諭

諭兵部近日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宜立行賞罰用示懲勸如山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官紳人等已有肯破格叙擢其該省倡逃的不論宗室官紳通著該撫按立行拿問叅來正法但有縱徇一體治罪著通飭行特諭

回奏晉省倡逃官紳揭帖

甲申正月十五日

題酉時蒙發下匣封內一件一本恭奉 御批人心不固宜立行賞罰以示勸懲前已面諭如保德州固守有功晉省倡逃官紳應否擬旨即行先生每高酌來說欽此竊惟近日人心聞警輒逃最為可恨皆繇倡逃者倖免而堅守者未即表揚以故紀法蕩然實行罔顧頃面承 天語茲復凜奉 御批立行賞罰真固結人心第一義也謹即擬諭稿一道併原票改擬恭進伏候 聖裁原奉 御批尊藏閣中謹題

督師告廟祭文

維宗禎十七年歲次甲申正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 孝  
玄孫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祖宗列聖帝后曰叨嗣 大  
寶夙夜戰兢期致昇平庶幾無忝蠢茲逆寇久逞亮殘比  
益承突鴟張蔓延秦晉神人共憤 天地不容茲特遣輔  
臣李建泰為督師隆以專聞之權特行告 廟之禮救民  
伐罪實仰藉于明威散黨殲渠用弘昭夫 大烈惟一怒  
而安天下將三錫以懷萬邦伏冀  
神靈俯垂鑒佑謹告

擬諭督師輔臣勅

諭李建泰

朕惟古帝王救民伐罪必資桓撥之雄命帥

視師特重壯猷之選比者逆寇狂逞自豫入秦荼毒生靈  
蔓延三晉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大討親征以知帷幄親臣  
才兼文武忠謨偉畧威望共推特行告廟禮賜尚方劔督  
師平寇總率宣大陝西三邊保定山東河南等處各督撫  
鎮主客兵官一應地方兵馬錢糧接剿募練招撫攻守等  
務悉聽調度節制分信責成合力殲掃刻期廓清并鼓勵  
土寨練集鄉勇表揚節義擒拿貪惡官紳務以安民定亂

為主如有棄城逃避的除宗室叅來重處其餘官吏紳士人等立行拿問正法抄沒財產充餉如有固守城池却賊建功的立行破格叙擢其陝西各邊將士人懷忠義并番夷土官尤湏多方聯絡大加鼓舞如陷賊官民有能殺賊來歸俱以一體陞賞所轄文武各官如有觀望這邊抗違欺卸退却驕悍殺良冒功的總督飛叅究處撫鎮一面叅奏即以軍法從事各司道部屬及副叅等官竟行處斬一切開載未盡事務悉聽便宜如朕親行不復中制在昔唐裴度宣慰淮西本朝楊一清總制關陝皆從宰輔出願元戎克著勲勞歸膺懋賞卿其勉之指日凱旋晉爵通侯仍即入直佐理慰朕倚賴至意欽哉故諭

回奏寧遠用間揭帖

題百時蒙發下匣封內一件一本恭奉。御批前因邊報  
奴孽已死故為密諭令遠撫鎮密行間諜之計至今未見  
實做似宜仍責該撫鎮相機便宜必行務得稍緩其入犯  
狡逞我得大調邊矣蕩平寇氛先生每再密商來奏欽此  
臣等謹者得奴孽已伏。天誅正可乘機用間已有屢旨  
密行前該撫鎮回奏尚未有實本要着大約四酋方弊舍  
長立幼之時相爭未定有間可圖今雖事機稍異然彼中  
陷將想亦不忘歸正而竟無一徑入虎穴確援耗息者豈



奴煽方張日思蠶食尚未得其間予似應行該撫鎮相機  
密圖 御前定封下部星速齋去處無旁洩至闖賊原未  
渡河同官李建泰銳志整頓晉事似尚可為霍達所奏恐  
尚未確也謹擬密 諭一道手書恭進伏候 聖裁原奉  
御批尊藏閣中謹題

密諭遼東撫鎮前因邊報奴孽天誅屢旨用間未見作何  
布置還着該撫鎮購募死士設法偵謀多方間誘一切發  
縱機宜聽行間從長作計倘可緩其入犯我得調發邊兵  
迅掃寇氛未為失策着再密切速圖不可坐失事機成與  
戰功一體優叙特諭

崇禎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擬淮揚督鎮諭

諭兵部淮揚為南北咽喉要地日今寇患方棘宜有重兵  
防扼以壯聲援着漕督鹽法二臣會同漕鎮確察見在兵  
馬及衛所額軍若干應否另行增募併一應本折錢糧守  
禦事宜着即酌議妥確一面上緊料理仍星速具本馳奏  
特諭

回奏議調寧兵及汴城撈銀揭帖

甲申正月十九日

題適蒙 面諭調寧鎮吳三桂事臣等即在內直房與計  
樞二臣細密商確二臣皆言三桂兵精誠可調以勦寇而  
此兵一調恐寧城士民不免驚疑或致潰散近報奴營烽  
火已迫柘杏萬一乘虛突入尤為可慮大約其兵之調總  
視寧遠之撤不撤如寧未可撤則兵未敢輕動也近督臣  
王永吉自請入對再俟商定又新奉密 諭用行間事着  
該撫鎮作用何如此係關寧大計不敢草率伏候 聖裁  
至更易秦督晉撫加舉人何剛職銜練兵令鹽臣黃家瑞

兼督催餉錄用罪臣李政脩調禮部張正聲于職方催甘  
撫揚汝經鎮臣李棲鳳葛汝芝入秦皆傳吏戶兵三部臣  
訖應擬 諭者擬 諭進 覽至樞臣所奏汴城撈銀一  
事其名不甚雅歌專責撫按又恐別有漏卮察得工臣周  
堪賡見在河工即以汴城脩復之舉摧令相度而去其積  
水撈出餘銀借脩城之名而收助餉之實似亦事理之可  
行者其藩封捐助容臣等確商另奏謹先具揭題 知謹  
題

回奏用土用夷揭帖

甲申正月十九日

題辰時蒙

發下匣一封二本一件內兵部議土寨事一

本奉 御批此件前與先生每面議已明必足以鼓勵樂  
用方為有濟還再議安先生每以為如何欽此又議用夷  
事一本奉 御批此事似應再議恐滋後患改票欽此臣  
等叩頭恭誦仰見 聖明勵功防患睿慮精詳其土寨事  
前已駁議而部疏堅執如故不知近日武職冒濫之極至  
有薄副叅不屑為者况衛所揮千等官積輕已久而以殺  
賊收疆有功之人空帶銜俸何裨鼓勵此劉洪起所以揮

金營幹而不辭也且既恢之後作何固守如賊去城空即以恢報而所恢郡邑現有陞除各官無一至者賊至則城復陷又何益乎至用夷一事原非不得已卜久衰弱哈則遠在秦邊數千里外豈為我用惟部議套虜古接諸部落近在榆邊亦不知肯用命否且亦安得許多金錢而餌之也其為後患誠有不勝言者謹遵 諭另擬二票伏候

聖裁原奉

御批尊藏閣中謹題

回奏議撤寧遠揭帖

題適奉 御批調三桂馬兵助勦餘兵尚多乘賊三邊新安頓未定之時此著似不可失原言用間係兩事即督臣請召所言或亦不出兵餉艱難關寧不能互援之意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延緩誤事先生每再密確議奏其汴城撈資一事宜專官密行葛汝芝督輔奏用為山西鎮臣募東義兵次輔議用刑部職罰摠臣奏用張正聲為職方正即似非署事又隨督輔餉司應從先請用介松年先生每通再商酌另擬增擬

來者至更易秦督晉撫面諭擬旨因何不遵如不可用何  
不面奏着首輔奏明欽此臣等謹叩頭恭誦仰見 聖明  
詳慎軍機至意不勝悚服竊惟逆寇在秦西新敗安頓未  
定若得勇將勁兵如三桂者乘機進搗誠為滅寇勝着第  
關寧迫近 神京所係尤重三桂兵五千為奴所畏不獨  
寧遠恃之關門亦恃之雖緩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  
彼人心自壯倘一旦調去其餘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  
可用也即有土着商民聞自三城殘破後存亦不多而奴  
方在招杏倏忽奔突必至驚潰恐關門亦有風鶴之懼矣  
萬一差錯臣等之內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機臣等促鄰  
密商竟皆如此實未敢輕議也樞臣云三桂之調不調視  
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計臣亦以為大約奴寇並急  
而奴尤狠關寧與秦晉並急而關寧尤近議者欲併寧入  
關所係尤自不小臣等迂愚無當誠不敢以封疆嘗試伏  
乞 聖裁并祈俯賜鑒宥臣等不勝惶悚之至謹題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日題二十一日奉  
御批覽先生每奏朕知道了不必引咎寧城一事前已經  
廷議宜速宜斷未可猶疑單脩中前移寧士馬收守關之

効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擬  
旨來行如必須再議先生每即刻會官密議妥確來奏仍  
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覽

正陽門接宴餞督輔小記

正月二十日奉 發傳紅本一道本月二十六日卯時行

遣將禮畢朕御正陽門接宴餞督輔并召五府掌印內閣  
輔臣京營總協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坐鴻臚贊禮御史糾  
儀大漢將軍侍衛應用法駕宴卓作樂等項內外各衙門  
預行備辦整理其護衛隨從守把巡緝應用官軍旗番人  
等着廠衛京勇城捕等衙門各行酌量撥派民棚接簷俱  
暫免拆卸不許官役滋擾該衙門知道二十六日寅時遣  
駙馬都尉萬燁告 太廟卯時行禮已時 上駕登正陽

門官軍旗番十餘萬自午門外排列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臣等在城樓左堞恭迎上御坐叩頭畢督輔李建泰叩頭致詞上慰諭再三即賜坐列席賜宴共十九席文東十三人為三行武西六人為一行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皆嵌大珠石是累朝御用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酒七行畢叩頭謝上親賜建泰三杯即以三杯賜之復出手勅獎諭數百言內瑞為掛紅簪花鼓樂導尚方劔而出

回奏各王府借貸不宜行揭帖

甲申正月

題昨蒙召對言及各衙門弊竇萬端宜令自首免罪以後察出必從重論真得釐奸剔蠹之法亟當傳飭惟各藩府借餉一事臣等察得各省藩封共三十府近經虜寇之變失陷十有五府多係沃土重地為賊生心今所存惟晉蜀趙潞四府差勝而代瀋衡益次之然山西大同見有寇警自守不暇四川曾經逆奢圍困搜助甚多青州亦經奴困瘡痍未起若建昌則以聞警避地入閩而河北彰衛亦日以風鶴為慮比向前已大不同如責

以維城大義傾貲守國自無所辭若欲其厚括金錢以貸  
一時之用恐亦不能多也至其餘則素稱貧困無可助者  
似只各賜璽書責令大捐積貯為練兵恤民自固茅土  
之封則名義既正當無不樂從而所以佐餉者俱在其中  
無貸之名有助之實於計甚便倘尚有慳吝不顧者徑行  
切責棄城倡逃者嚴加削奪一切借名護藩之官盡付司  
敗此實人心國法所關又不止于助餉而已臣等區區  
之見如此謹擬書稿并各衙門諭稿各一道呈進伏候  
聖裁謹題

是時有倡議令各王府各捐數十萬金錢助餉後事  
寧日補還者上諭璟即擬書稿行之璟言各王府自  
固藩封捐貲犒兵守城如周府故事自所應為亦即是  
助餉了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  
即助亦不多也上欣然從之



回奏密傳寧遠撫鎮揭帖

題項蒙召面諭回閣即約樞臣至閣密傳適蒙發下面封  
內一件二道恭奉 御批親書諭旨二道先生每親發與  
該部欽此隨即將密封傳訖隨令樞臣在閣親書因未帶  
有印信款回寓親書即日印封密發聽其自行回奏外謹  
具揭題知原奉 御批尊藏閣中謹題

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聞寇將自秦入晉廷議撤寧遠棄之入守山海關而今  
吳三桂統勅兵五千往山西拒賊非得已也寧遠折而

入奴則山海必不可守而軍民尚八九萬紛：入關議  
令天津發海舟接歸去

恭紀

欽賜督輔手勅

甲申正月二十六日

皇帝欽命輔臣李建泰督師親書勅旨朕仰承 天命繼  
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脩德尊賢化行  
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  
子竊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為安民  
今卿代朕親征鼓聯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  
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  
糧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  
不中制卿互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真勦穢渠宥脅一

人勿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忠  
猷壯畧品望夙隆辨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  
親餞願卿蚤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銘功有功  
内外文武各官從優叙賚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將  
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聞知特諭

此皇上御撰手勅也閣中既擬敕諭告廟授之矣  
上以兵事鄭重復自撰一通親灑龍箋用寶於正陽  
門上親手賜之

懋書目錄

卷十二 甲申正月

召對論鈔法桑穰及練餉事

回奏改票桑穰鈔匠二本待罪揭

回奏改票練餉本并席藁請罪揭

回奏蠲免召買擬諭揭帖

請蠲召買揭帖

回奏會議各單

衰病蒙恩疏

密奏恢復機宜八款

起用勅諭

恭辭起用疏

附張正聲二素紀事

召對論鈔法桑穰及練餉事

甲申正月二十六日

上發臣環原擬戶部採取桑穰本令改票先是桐城生員  
蔣臣言鈔法可行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  
得金三千萬兩而戶工侍郎王鰲永專管錢鈔亦以鈔為  
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  
窮民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  
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每省直發百萬貫分給地方各官  
以佐養廉之需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也 上特設內寶  
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肯應者鰲

永請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紬緞各鋪皆  
卷篋而去璟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上曰  
高皇帝時如何偏行得臣璟對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  
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曾用也上  
曰只要法嚴臣璟對徒法亦難行因言民窮困已極且宜  
安靜其語頗多然上已決意行之及內寶鈔局言造鈔  
宜用桑穰二百萬勛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  
分遣各端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  
新關稅銀二萬抵之璟擬旨採取擾累且關稅例當解

京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  
千五百人各城勾攝多未學習議於畿內八府州縣多方  
勾解璟亦擬不許上不憚俱發改票璟與同官商之謂  
事在必行勢難中止不敢復爭璟因自具揭言鈔匠現在  
五百尚可用其另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七千  
九百五十兩措處甚難得不償失若在各州縣勾攝尤為  
驚擾宜且昭舊例造使俟推行有緒以漸議之至北直山  
東河南自經虜變之後已無桑矣安得有穰其杭嘉湖三  
府雖為宜桑地而水旱時告賦斂繁興如驟責以採穰四

十萬斛即盡括亦不能穀而害且有不勝言者揭既上  
留中不下至二十八日 上發科臣光時亨疏內言練餉  
殃民咎倡議之人璟即擬曰向前聚斂小人倡為練餉及  
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朕已引咎責躬姑不  
追究其餘已有旨了首輔陳公演同官魏公藻德皆以為  
太切直宜婉之璟謝不可三十日 上召閣臣及吏戶二  
部臣入 文華殿行禮畢入殿內 上命吏部尚書來銓  
臣李過知過疏 上言廷臣所舉知兵及清功皆當核實  
有不稱者駁退不得一概徇用又命戶部尚書來計臣倪

元璐過疏 上以錢糧皆戶部職掌各邊需餉甚急責令  
目前即措處百萬元璐言外解未到途中梗阻因言浙中  
東陽義烏土寇之變 上曰不必奏即與輔臣商議目前  
措處百萬來 上因取光時亨本日閣臣曰先生每票擬  
即朕旨也須仰體朕意這票內聚斂小人係是何人臣璟  
即過疏曰這聚斂小人即原議練餉部科 上曰部科何  
人璟對原任戶部尚書李時問科臣偶記不真 上曰朕  
如何是聚斂當時只欲練兵璟對 皇上仁愛萬民豈肯  
聚斂只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餘復增出練餉七

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不得辭其責且所練兵馬今皆安  
在上曰練餉亦派忒多了只向前舊餉新餉亦何曾有  
許多兵馬環對舊餉新餉雖無堪用兵馬然原額尚在今  
於二餉外抽出練兵如派令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只  
二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徐標只說二千五百保鎮抽  
練一萬今馬岱只說二三百其餘俱落了他若山永兵七  
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二十餘萬  
陝西三邊兵二十餘萬一經揀練將原額兵馬通不提  
起并抽的也不曾練却增了七百三十萬之餉民安得不困

上曰倪元璐已并三餉為一了環對戶部雖併三餉為一  
外邊州縣追徵只是三餉上震怒曰先生前稟孫晉本  
是狗縱這光時亨本內所恭何人並不明言顯是含糊且  
有許多埋伏如何這等稟顯是朋比環對臣孤踪獨立從  
來不敢傍他人與光時亨從來並無交涉一向在御前  
說練餉當蠲且所進御覽備邊冊內餉議數條皆說聚  
歛之非不是今日方說首輔陳公演奏同官德環於九邊  
各鎮兵馬錢糧最為練熟每在閣中與臣等言皆說練餉  
之非一腔忠憤前日擬稟臣等亦說其太直魏公藻德奏

同官德璟素有忠憤每言及民窮財盡無不痛切實無他  
腸即光時亨也是因事納忠望 皇上優容李公遇知倪  
公元璐皆為求寬宥倪公至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  
上曰起來諸公承 旨起璟跪不敢起再奏臣愚慙有罪  
只是為國為民俯伏良久 上曰起來璟因退而具揭曰  
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以抽練之額或數十或數  
百抵塞明旨而全鎮舊餉新餉兵馬數萬槩置不言是因  
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誠私心恨之又因近日省直各  
官每借練餉名目牌票如雲追比如火以致民流離困苦

遇賊輒迎甚且未見賊而迎者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一  
項而實因練餉益甚臣誠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可恃內  
無民可守而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于議練餉之人每奉  
召對時有數陳即臣所進 御覽備邊冊內餉議數條皆  
是此意偶奉 聖明有罪 已德音又適見科疏有練餉  
語遂不勝感動妄擬以進冒昧愚慙罪當萬死因席藁引  
病出直是晚 上傳旨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  
瑜入閣自分誅斥方待罪二月初二晚前揭忽奉 御批  
朕知道了而鈔法柔穰已停免并練餉亦議裁矣一時中



外誦 聖明轉圜交相慶幸云初三日環求斥疏奉

御批卿勤誠端練朕所鑒知勤誠四字乃 御筆也初六

日再上疏求斥初七日五鼓 上特遣內璫至寓 召對

中極殿具揭引病不敢入旋奉 旨以時艱方棘亟藉匡

襄為言十一日 上再遣璫至寓 召對中左門復具揭

力辭未幾聞山西之變不敢固求罷歸恐涉規避即于十

八日遵 旨入直二十六日驚聞伯兄通守德璣之訃復

出直再上疏求斥三月初二日得請且憫其至情又兼多

恙 賜銀幣乘傳以歸而通州已先傳稱首輔矣因念迂

愚如環過蒙 聖明知過恕其慙率曲加 矜放且恩禮

不替實近年所罕得即捐頂踵無能補報而中外多以鈔

法練餉之爭為有關係言路汪君惟效孫君承澤詞林高

君爾儼傳君鼎銓諸公至連章見留通州亦具揭遜留環

愧悚不敢當也聊記其概如此

回奏改票桑穰鈔匠二本待罪揭帖

大學士臣蔣德璟謹題適蒙 發下二本改票一為戶部  
坐會關稅事內言浙省解造鈔桑穰夾紙動支關稅二萬  
金一為各城御史鈔匠城役無多事內言五城解到鈔匠  
並未學習及人數不足議於在外州縣多方勾解二千五  
百人各事情臣敢不祇遵另擬惟是造鈔一事原係 祖  
制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而能化紙穰為金錢且歲得數千  
萬之入其利甚大果如所言即一時勞費亦不足惜而近  
來中外攢眉動稱空礙細酌情勢頗費經營如造鈔必須

工匠而匠則多未學習計正匠一千名每月米一石銀三兩僱工一千五百名每名月銀三兩三錢計每月費米千石銀七千九百五十兩措處甚難又五城人數既少若於在外地方廣購一畜勾攝擾累必多聞內寶鈔司原有鈔匠五百似且昭舊造使俟推行有緒以漸議之至桑穰一事則尤有可商者 國初命農家凡有田五畝栽桑麻各半畝又命鳳滁等處每戶種二百株又命天下多栽桑棗每里初年二百株三年六百株違者或罰有差故其時桑多而穰亦多今自奴寇殘破之後 畿內及山東河南幾

無桑矣抗嘉湖三府雜為宜桑地而水旱時告賦歛繁興農桑之家愁苦尤甚驟責以桑穰四十萬勦恐盡括之亦不能穀而其害將有不勝言者至于作房工料之費及民情惶惑之狀臣尚未敢盡陳誠恐害多利少異日得不償失以為宵旰憂則臣之罪更大矣臣初雖疑其難行亦未詳計至此或俟安民靖亂之後人心大定漸次講求庶有濟乎臣聞見 真不敢隱飾不言謹因發下改粟味死附致芻蕘原粟未敢擅改伏乞 聖慈裁鑒施行臣無任惶悚待罪謹題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上二月初二奉

御批朕知道了 是日即傳旨桑穰鈔正暫准停免中外  
歡呼若更生云

回奏改粟練餉本并席藁請罪

甲申正月三十日

大學士臣蔣德璟謹題臣昨擬科臣光時亨一本一時愚  
昧語多舛妄適蒙 召對面奉 天語訓誡提撕詳明篤  
至真若家人父子之教臣不勝悚惧不勝感激竊惟時亨  
本內如練餉數虜各款並不指出姓名委屬含隱除已改  
擬一票恭進外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止以抽練之  
額或數千或數百抵塞 明旨而全鎮舊餉新餉兵馬數  
萬概置不言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誠私心恨之  
又因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目牌票如雲追比如火

以致窮民流離困苦遇賊輒迎甚且有未見賊而迎者雖  
三餉並急不止練餉一項而實因練餉益甚臣誠私心痛  
之蓋至外無兵可恃內無民可守而并餉亦不能完故推  
咨于議練餉之人每奉 召對時有敷陳即臣所進 御  
覽備邊冊內餉議數條皆是此意偶奉 聖明有罪已

德音又適見科疏有練餉語遂不勝感動妄擬以進乃退  
而悚悔已無及矣恭惟 皇上堯舜其咨之心文王如傷  
之視仁心仁政千古同符而臣既不能仰分 聖憂又不  
能奉揚 德意冒昧愚戇罪當萬死謹出直席藁待罪伏

祈 聖慈俯賜鑒宥臣可勝愧悚惶仄之至謹題崇禎十  
七年正月三十日 初二日奉  
御批朕知道了

是日即傳戶部議裁練餉

回奏蠲免召買擬諭揭帖 甲申二月二十一日

大學士臣蔣德璟謹題今日蒙 召對文華殿臣奏北直山東河南三處召買米豆甚為民害蒙 皇上面諭令即擬諭來行臣謹遵 旨恭擬諭稿上進而中間情弊關係甚大臣面奏尚有未盡者敢再陳之 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舊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有漕帶遠練等米除各省直帶運外復以北直山東河南召買米豆可百萬石以給關寧遵密四鎮向拘攝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役賠累

困苦不可勝言又復勒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驢騾之費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窮民賣妻鬻子銷肌糜骨有寧死而無悔者故北直山河之民其苦米豆甚於各省其旦夕號顛嗷、思亂亦甚於各省然而不得已也曰以給邊也乃邊之將士則視米豆如泥沙而不顧也其意止欲金錢而已夫在內則召買米豆之苦既如彼而在邊則輕賤米豆又如此則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鎮塞土之泥沙乎或謂召買一罷邊且藉口脫巾而實不然邊兵虛冒十無四五即津海運邊米豆亦十無四五大抵皆充貪弁猾胥之

橐前見寧撫黎玉田一疏減去米豆四十餘萬石而亦未嘗告乏也寧遠無屯鹽無民運尚可省得許多則推之各鎮所省當不知凡幾矣 皇上誠采臣言但蠲召買一萬即免窮人數萬之費目前救民水火第一急著萬不容再緩矣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而加派之害莫甚召買臣不敢避禍不言冒昧附陳伏祈即賜 裁行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謹題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留中不下 此德璟蒙 恩矜放三月初四日 上自草罪己詔書即傳蠲免召買然稍晚

請蠲召買揭帖

大學士臣蔣德璟謹題昨蒙 召對臣面奏召買一事乞賜蠲免欽奉 面諭令即擬諭來欽此臣等謹察得召買米豆一事屬民已久州縣發價每有短少民間輸運賠累甚多而追呼迫急畿南山東河南各處困苦特甚至天津餉司委官胥役奸竊百出盜賣暗折不盡到邊且計各邊自屯鹽民運外復有京運折色儘已有餘復有漕帶遠練及臨德二倉米百餘萬矣而復派買九十餘萬米豆以益之士馬日損糧料日增且日增而日告飢一日無銀雜米

豆如沙亦不屑也不知民間輸一石即費數金計九十餘萬之米當費數百萬金盡括膏血以奉驕將諱兵之需而不足當其一飽良可痛矣恭奉天語軫念真克舜憂民德意但須部中通盤打算便可以次蠲除此真救民水火第一事也併處催豫中撫督擬諭共二道恭進伏候聖裁施行如勸借措給唐通行鹽及懸厚賞遣官役確援等事已傳戶兵各部臣訖謹題

諭戶部召買米豆原係接濟邊鎮近日津運蠹弊甚多各鎮虛冒不少民間賠累困苦萬端淚可憫念着即將畿南山東河南各處派買原額見額并運價蒔價運官廩餼等項及分運各鎮實數作速察明立與蠲免限三日內具奏特諭

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回奏會議各單

臣等具揭請集府部九卿翰林科道諸臣于東閣商議兵  
餉禦寇長策令其各陳所見親書摺子恭進欽奉 御批  
在議諸臣必須各抒謀猷實裨眉急欽此謹即傳會諸臣  
撰送共四十七單內多可採而亦有非嘗之議人所不敢  
言者不敢不概呈電覽伏候 聖裁崇禎十七年二月二  
十二日發下者詳繳上二十三日 召對

上手總憲李公祁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試問  
之 上指問何事演對少為項煜議單 上即簡閱默然

璟奏廷議俱言 東宮宜往南監國 上不應而科臣光  
時亨叅李明睿南迂為邪說 上不悅即召入面詰曰一  
樣邪說却只叅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  
言者

袁病蒙恩疏

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回籍調理臣  
蔣德璟謹奏為袁病蒙恩放歸中途驚聞異變謹將在直  
應斥罪狀及間關冒死情形據實奏聞事臣聞海迂愚待  
罪政地已逾年餘佐理無能愆咎山積每以加派太重民  
不堪命及各邊虛冒兵餉情弊激切敷陳隨將九邊十六  
鎮山川險要屯鹽民運新舊兵餉夷虜部落纂為 御覽  
備邊冊十二套次第進呈 先帝復請停鈔法罷采北直  
山東河南浙江桑穰二百萬勛蠲免召買米豆一百萬戶

乞裁減練餉銀七百三十萬兩雖有觸忌多蒙采納而臣  
愚慙卑方因本年正月間擬粟科臣光時亨疏有向前聚  
歛小人倡為練餉及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悞國良深  
等語 先帝震怒面加譴責臣叩頭待罪同官陳演等及  
同時召對尚書李邁知倪元璐為臣請寬幸蒙 恩宥臣  
隨即出直具疏以足疾求斥復連控二疏蒙 先帝憐臣  
老病准回籍調理仍賜銀幣乘傳以行臣辭免不獲隨于  
三月十二日具疏辭朝出京纔數日舟舟尚在津滄間而  
宣府昌平都城倏忽連陷驚慟欲絕投水自裁適臣門人

山永巡撫黎玉田有子際暉自近郊馳至言鎮臣吳三桂  
引兵入援聞變回關事尚可為臣忍淚強起易小舟潛居  
村僻間遣原任守備林壽問道同去急議恢復而三桂忠  
義人也與玉田久鎮寧遠誓死報國四月初逆闖齎銀四  
萬兩遣叛將擣之別以賊兵二萬守邊三桂佯受其金而  
出不意盡行砍殺賊將負重傷逃歸逆闖破胆即于十三  
日自率賊數萬往戰且挾三桂父吳襄同行欲盡降之臣  
恐為所誘復密遣原任守備李忠從海道至關言都城空  
虛急且恢復為中興元功第一旋聞三桂佯敗一陣即衝

殺二陣將闖賊圍困挑濠守之闖賊不得出二十九日賊潰兵至蓮窩有言闖賊被大砲擊死者有言逃歸陝西者有言三桂兵圍京城者其說不一然賊久被困自救不暇無兵可以南來故津滄山東一帶賊皆甚少而難官難民乘機潛歸者甚多臣在荒村踪跡漸露不得已亦自蓮窩南行將過德州則聞舊輔謝陞等被賊拷掠不勝痛憤倡士民起義兵殺偽官及其左右十八人遂大捐金錢積糧買馬據城拒賊臣將入城與同守而舟無敢行者因取間道過陵縣過德州哨馬即以闖賊破敗情形密達之旋聞

天津泰安沂州皆殺偽官與德州響應矣自四月杪以後山東道中水陸徑可坦行僅聞濟南濟寧各有賊四百宿迂有賊五六百耳偽官在城拷掠財物日為充囊自適計倘有官兵鼓行而北可立縛也及臣過黃河則民心却皇皇思亂且云賊兵將至互相搖惑臣急以闖賊已敗無賊南下處、曉諭而馳書與漕臣路振飛撫臣黃家瑞詳言之淮揚民心因此稍定今輔臣可法渡江軍聲益振江淮間益有長城矣此途中目擊之情形也臣離滄德二十餘日所遣李忠在玉田軍中尚未到未口逆闖果否已斃然

賊之不南則其困敗可知三桂功實在社稷而德州扼要拒守其所關亦不細也所愧臣以衰病去國之身傍徨途次既不得與在事殉難諸臣投繯引劍又不能徑赴三桂陣前血戰捐軀苟全而歸罪當擢髮謹束身歸命伏候處分別有恢復事宜另疏密奏伏乞 聖明裁鑒施行無任惶悚激切屏營之至

崇禎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丹陽上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在朝在途具見體國蓋憫特准回籍先帝已有成命卿還善自調攝以需召用該部知道

密奏恢復機宜八款 甲申五月二十五日

計開

一金陵龍蟠虎踞自洪武戊申 聖祖開天定鼎至今甲申二百七十七年而 皇上中興應運實 天所以啓聖明也長江雖係天險然北扼河淮南襟大海在河淮則鳳泗淮揚為急在海則蘇松常鎮為重而安慶池泰扼江上流皆 神畿要地宜專責督撫選將練兵互為擁衛至都城居重馭輕原額十二萬尤當速加練足以壯天威一河南係 發祥龍飛之地急宜先行收復其土寨諸將

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登等精銳各數十萬為闖賊所畏臣  
在直時見際遇擒獻為官甚多且將闖賊字繳進誓不與  
賊俱生近闖賊所運財寶入秦既多所留兵守秦復宜急  
遣一大將鼓勵各兵乘虛入關但獲財物悉聽將士自取  
必可成功

一山東賊兵甚少即為官騎驢而來赤  
募數人逡巡  
不敢入乃舊官已先逃避矣為官拷掠士民縱虐萬狀士  
民皆痛恨悔為所欺故德州泰安諸處起兵殺之如分兵  
二路一從徐入兗一從淮入濟寧諸偽官立可就縛也臣

昨過瓜州晤鎮臣劉澤清及舊薊督王永吉云山東恢復  
不難只難守耳其說亦是然兩月來賊兵不南必係已遁  
而德州既有義兵亦急當應援以助其勢

一急收江淮民心凡天下精兵少窮民多民如之賊兵無  
不潰如山陝北直諸處未嘗無兵而所至輒陷者以民迎  
賊而兵隨之也今練餉已免民困稍蘇惟慮州縣官貪汙  
依舊害民致民思亂宜令督師輔嚴加汰黜其有兵地方  
新舊錢糧暫行停征并詞訟亦且停止加意撫循庶幾無患  
一場州士民與鎮臣高傑勢不相容臣昨過揚州晤撫臣

黃家瑞謂宜出示急安士民無致驚慌及高鎮相見亦諭令節制部兵勿致殺掠適有被掠數婦高鎮即令人認歸且云別有數鎮之兵在此非本鎮兵也但其家眷尚欲安頓揚州城外恐至兩傷鎮臣劉澤清云或在安慶亦可然地在上流亦未易定計督撫至彼自有商酌

一各處鄉兵義勇自護身家尤勝官兵且不費多餉臣見洪澤湖三汊河高寶一帶皆有鄉兵而邵伯湖生員史以傳集鄉勇張玉等數百齊心健鬪客兵不敢犯掠如處處皆得其人保障江淮聯絡自易似宜量給一官以示鼓勵

一闖賊向被流矢喪其左目聞箭簇不得出至今尚流膿血諸賊將劉宗敏等亦輕之其滅亡可立待且賊兵劫掠既飽多自逃去而北直山東民恨賊亦深機會可乘宜早圖恢復脩葺陵廟勿但畫河自守致孤中原士民之望

一山永鎮吳三桂忠勇絕倫聞闖賊刳其父吳襄令作書招之三桂回書云兒既盡忠不能復盡孝計其部下原有寧遠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夷丁數千尤為雄悍賊甚畏之近復益以關協馬部不患無兵聞賊初入京即將江淮地方選授為官視為囊中物非三桂血戰則

事不忍言矣此實社稷之靈第山永絕地錢糧不敷萬一賊尚相持孤危可慮宜急量發水兵及銀米從海應之但使知有救援聲息其氣自壯

起用勅諭

勅諭吏部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密勿必得匡贊之臣始可或從行或分任居守變理之重務原任輔臣蔣德璟簡重于先帝久歛于經綸况學博古今度具亮忠著以原官起用佐理便着新授行人張廷榜星速啟聘即來行在與朕分勞差官即日起行免其辭朝  
隆武元年七月初四日



恭辭起用疏

原任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回籍調理臣  
蔣德璟為天恩極重難勝疾久浚為苦懇乞聖明  
俯鑒衰病真情特賜矜憐容命辭免以重政機事臣久苦  
足疾沉困山中醫藥雜攻腫痛日甚乃于本月十三夜有  
欽差行人張廷榜到泉州府十四早廷榜親至臣宅稱奉  
旨召用臣即自山中扶疾馳歸雖未見勅諭咨文而恭  
驛通行差官立限速催之旨聖恩隆切瞻念簪履特  
踰格數之外不勝感激不勝皇悚即扶掖叩頭謝恩訖

臣自驚聞國難恟目傷心痛憤之餘僅存皮骨幸天  
祚本朝皇上膺圖嗣統曆數有歸臣正在焚香拜表  
虔申慶賀間又聞董振六師親征在即天威所指宇宙  
廓清臣恨不即荷戈負羽身先將士掃滅殘胡以佐中興  
之烈而敢以病為解乎緣臣自癸未十一月內蒙先帝  
召對隆道閣力疾趨蹌跌傷右足筋攣脛腫行步艱辛自  
此連揭哀控復具三疏求斥蒙先帝矜允賜銀幣乘  
傳以歸迨辭朝出都中途聞變號慟擗踊前急轉加復蒙  
聖安皇帝遣官宣召連章控辭此皆有奏揭邸報抄傳非

敢一字虛飾也臣材資駑下學識迂疏本無適用之能久  
負俸食之媿間有感時憂事如乞裁練餉蠲召買罷鈔法  
及免浙直等處採取桑穰諸捐先帝俯矜愚昧曲賜優  
容恩同覆載而臣在事既不能持危既歸又不獲徇難  
俯賜悲憤方以未卽死為恨安敢再玷機庭從攀鱗附翼  
之後况足疾久困中外共知尤萬不能勝任也伏乞  
天恩俯憐病苦至情仍賜在籍調理臣得延殘喘扶杖觀  
二京恢復大勲臣死且不朽矣至行人張廷榜凜畏簡  
書親見臣踴躍情形而再四催迫一刻不容臣惟有拊心

擊額歸命

君父併乞統賜寬容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隆武元年七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御批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朕昔奉藩聞之國儀方廣德  
尤悉先帝簡任既至朕實眷倚舊臣南京之召未起是  
卿進退節全朕雖莫當明主堅志自信清我廟陵焦勞  
傍惶矜卿如渴昨據虛傳卿奉召至朕喜而不寐即諭侍  
臣不必拘套即著速至便殿召對既而寂杳朕心惘然朕  
仰卿之切如此乃復往還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非朕心  
足恙未痊自有體裁之法經濟名臣堅不

先帝 高皇定不准辭十日之內斷望卿到不然則張廷榜溺職奉使無狀巧滯輔臣司徒之罰公議難免矣朕今計日待卿：若再遜過在行人衙門知道  
又一本為慶賀事奉

聖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卿還遵旨速至切慰盼眷至懷  
衙門知道又奉 批差中書陳忠同內閣蔣輔臣家人蔣興去再取趨輔臣並諭行人張廷榜二十八日輔臣不到本官自拘司寇聽旨發落十九日陳忠早行悞了重寃

張正聲二素紀事

闖賊崇禎十七年正月破蒲州二月初五破平陽初十陷太原出五臺破繁峙分股破潞安破汾州奄有全晉遂分賊兵三股一股從河北犯臨濟一股從固關犯真保二十三日保人趙姓者殺保撫徐標于真定以應之闖自率一股出寧武關總兵周過吉戰死攻大同二日破之三月初攻宣府破之巡撫朱之馮不屈被劓死十二日至居庸關無一人守者闖賊大笑至昌平先二日兵已譁潰昌遂不守先是議棄寧遠以寧遠孤懸山海徼外勢難固守諸大

臣主守不行及信急議調寧鎮吳三桂于是四伯並封三  
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左良玉平南伯黃得功定南伯及  
後又封劉澤清為平東伯並調諸伯入衛並薊督王永吉  
監軍方大猷宣鎮姜瓖密將王豹等俱調然以鞭長不及  
而十六日賊撥已至黃土唐通兵至聞做起營是以先降  
約攻吳三桂是日潰入紅門薊督兵未至陽和總督王繼  
謨先降太監杜勳降姜瓖亦降王豹方大猷兵亦潰賊自  
宣大至黃土無一兵相見三軍門點兵守城而京營兵缺  
者大半一噪止一兵十七日賊至城下即射箭上城內負

以砲應之彼此不傷一人俱屬虛局是夜降瑞杜勳吊城  
坐樓上與三軍門叙話時城守俱內員為政把住馬路不  
通往來守梁之兵飢不得食或母或子携粥至城下狂呼  
不知守之所在一日再食者十無二三襄城伯所遣兵城  
外扎營已與賊叙話往來矣十八夜三更有宮人出東華  
門曰奴無主矣時有內使二三百騎出正陽門人疑上  
駕卽在此中又傳大瑞王承胤獻城十九早賊從正陽安  
定門兩股分入是時死難者有范景文倪元璐王家彥李  
邦華吳甘來施邦曜成德金鉉劉理順吳麟徵凌義渠孟

兆祥父子許直王章馬世奇等賊分五處拘繫各官俱押赴朝中見偽太師牛金星聽其選用內劉廷諫牛謂之曰公老矣鬚白了劉曰太師用我則鬚自然變黑某未老也用之是日用者赴吏部授官不用者發營拷銀用夾打與拷賊無異 皇上賓天即在十八越二日闖賊乃於紫金山得之蓋縊死也書云只因失天下無顏歸正寢傳云上見勢急手必小王子二人看中宮及熹宗張后縊死乃自縊披髮跣足面白誓不改顏闖賊見亦下拜以小棺舁出梓宮殯于東華門之內時維兵部主事劉養貞在哭

皇上御屍先到身只服白紬衣二重加通天冠龍袍 母后尸續到鼻帶一傷衣服較盛 太子 定王 永王並為李自成所收時穿民間破衣帽上亦貼順民二字闖使易衣問之應對甚和雅闖忌之半月外傳吳平西兵至賊始謀退李自成括內庫銀九千幾百萬金半之挾 太子定王行其時無有言 永王者但見 二王立于大明門外賊兵請坐地下 太子曰此非吾所坐處也趨之行不上馬有賊兵跪下作馬椅扶上馬 定王亦然後傳與三桂父吳襄並被害五月初二韓兵至有黃傘二把其一攝

政王也令各官為  
先帝發喪三日  
初七至初九日  
哭臨  
百姓尤摯中官無點淚



